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中短篇小说精品选

刘醒龙 / 著

作家出版社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序	3
第一章 暮时课诵（一）	4
第二章 暮时课诵（二）	14
第三章 白菜萝卜（一）	18
第四章 白菜萝卜（二）	26
第五章 白菜萝卜（三）	37
第六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一）	43
第七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二）	54
第八章 分享艰难（一）	66
第九章 分享艰难（二）	75
第十章 分享艰难（三）	85
第十一章 农民作家（一）	97
第十二章 农民作家（二）	107
第十三章 农民作家（三）	116
第十四章 清水无香（一）	127
第十五章 清水无香（二）	140
第十六章 清水无香（三）	151
第十七章 清水无香（四）	159
第十八章 秋风醉了（一）	168
第十九章 秋风醉了（二）	180
第二十章 秋风醉了（三）	191
第二十一章 大树还小（一）	197
第二十二章 大树还小（二）	203
第二十三章 大树还小（三）	213
第二十四章 音乐小屋（一）	221
第二十五章 音乐小屋（二）	229

序

挑担茶叶上北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天行者》获奖感言（又名，《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代序）刘醒龙

在我不算太长的写作生涯中，与《天行者》相关的文学元素总是如影相随。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九年，十七年的伴随，成了我的情怀与情结。感谢稍纵即逝的时光，如此宽宏大量，让我奢侈地享受着十七年的等待。感谢牵挂不舍的读者，在日新月异的时尚风潮下，始终如一地关切卑微地生活在乡野里的知识分子。感谢本届评奖的组织者和评委们，用公开公正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的莫大荣誉授予我和我的《天行者》。

所有这些让我心存感谢的因素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代代相传的薪火。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老父亲八十六岁生日。刚好二十天前，我回到离古城黄州只有二十公里，一个叫刘家垸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小山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以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曾经受到百般宠爱的长孙。那时候，我不曾丝毫记起文学。等到我一步一步地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后的全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其文学情怀的本源。每个读书人都有其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于我而言，这情结的名字就叫文学。无论文学是辉煌还是寂寞，也有她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这情结的名字就叫诗意。

此时此刻，让我铭记——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谢谢！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晚
北京国家大剧院

第一章 暮时课诵（一）

1

傍晚的天空很灿烂，小柳家里却阴沉得很。爱人回来时，小柳正在洗菜。他先听到门外有钥匙串在响，而后，很重的高跟鞋声就进来了。片刻，客厅里嘭地响了一下。他起身去看，一只杯子已粉身碎骨地躺在地上。小柳也不问，又走了几步，操起一只热水瓶，轰隆隆地掼在杯子旁边。开水溅到爱人的脚上，爱人忍着不出气。小柳也不说什么，依然到厨房里洗那把白菜。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门锁咔嚓的转动声。

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

小柳依然不吭声，将菜切了，炒好，又煮了一个人的面条，独自吃起来。正吃着，门锁又响起来。

进来的是丈母娘，她问：“你媳妇呢？”小柳一瞥丈母娘手上的钥匙：“不是给你送钥匙去了？”丈母娘被问住了，就换个话题说：“你俩这又是怎么啦？”小柳说：“没什么，她不小心摔了一只杯子，我不小心摔了一只热水瓶。”丈母娘咽了一口什么：“她单位里闹什么改革，改成了经济实体，所以心情才不好！”小柳说：“晓得。我还劝她生闷气没用，这事是政治局和国务院让搞的，有意见朝他们提去。”说着他一看表，“哎哟！《新闻联播》来了。”边说边去开电视机。身后，丈母娘扭头走了。小柳撵上去，大声说：“有人约我今晚去跳舞。妈，你和她说一声。她若不去，我就一个去了！”小柳说话的语气，让走在前面的老太太直想跺脚。

爱人在七点半之前赶回家时，小柳已钻进被窝躺下了。爱人搬开三人沙发，铺上一床被子，也睡了。半夜里，小柳听到有哭声，他翻了一下身，仍然睡得很香。他俩这样快半年了，谁先睡，就占着床，后睡的只有在沙发上将就一夜。

早上起来，去打饭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小柳碰上了同事海鸥。海鸥拦住他说：“昨晚怎么没去？害得我和爱红白等一场。”小柳一乍：“哎哟！我怎么就将这跳舞的事忘了呢？”海鸥说：“别装！谁不晓得你是模范丈夫，怕老婆天下第一！”小柳立即正色说：“我有言在先，只要没离婚，就不和别的女孩约会。”海鸥说：“别得意，谁和你约会了？不就是想找个舞伴，散散气，开开心！”说着话，楼梯一阵颤抖。小柳的爱人提着一只菜篮，一脸晦气地从天而降。海鸥见了忙说：“嫂夫人这早就去买菜呀？”隔了半天，才从楼梯底下传上来一句：“别想我绝食，我不会那样惹！”海鸥听了一伸舌头：“怎么，你们也吵架了！”小柳说：“我们才不吵架呢，什么事都是暗自较劲。”海鸥看见小柳要下楼就说：“我那位刚才赌气走了，这四只馒头，你正好可以拿两只去。就别排队了。”小柳说：“你不是每餐只要一个馒头？”海鸥说：“还有一位。”小柳问：“谁？”海鸥说：“爱红。”小柳说：“又闹起来了？”海鸥点点头：“他们啦，这一回怕是要彻底解决啦！”小柳叹了一口气：“她那丈夫，白读了一回大学，蛮得像头牛。分开了也好！”

小柳拿上两只馒头，下了楼，将碗放进自己的信箱里，径直去上班。

他边走边想心事：自己与海鸥、爱红三人，都是去年五一结婚的，婚礼由局团总支操办，很热闹的一次集体婚礼。没想到，不到一年就闹成了反目为仇的模样。她们俩是明闹，别人都晓得。自己是暗闹，外人几乎都不清楚。局长和他们谈过几次，还将闹的理由归纳了一下，无非是过去的机关改成经济实体后，大家都忙，顾不上家里的事。局长要他们都忍让一下，等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后，就会好的。可他们觉得连一分钟都难忍受下去。

拐进机关大门，迎面一个灰不溜丢的人，朝他一合掌，说了一句很古怪又很熟悉的话。小柳看清这人是和尚时，才明白这句话是阿弥陀佛。换了别人，小柳会生气的。在这个机关

里上班，对来办事的人发脾气、撵他们走路是常事。但小柳今天由于好奇就没有发脾气，心里想，这和尚来财政局干什么？嘴上却问：“找谁呀？”和尚说：“我也不晓得该找谁？”小柳说：“连找谁不找谁都不清楚，那来干什么？”和尚说：“这样说吧同志！我姓释，是灵山寺的，由于近来庙里香火不太好，这一段每天只能开一餐僧饭。显光师父就让我写了一个报告，请财政局补助一点。我们是头一回向政府化缘，不知这手续该怎么办，才特意来早点，想找个同志请教一下。”

小柳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打开办公室，随手开了日光灯，将啃剩下的半只馒头往桌面上一放，拿起和尚递过来的报告，一字不漏地细看一遍，说：“只要一万块，数字倒不大。”和尚听了连忙说：“其实，只要五千就行。只是听隔壁林场的人说，要五千，至少得写一万，才多写些的。”小柳说：“佛家子弟倒也真诚实，与凡俗不同。”忽然，小柳想起什么：“你刚才称呼我什么？同志？”和尚不好意思地说：“按佛门规矩，本该称施主。可对政府领导这么称呼，就太不恭敬了，只好这么叫，你可别见怪！”小柳说：“哪里哪里呀！”

说着话，上班的人都陆续来了。

大家轮番看着小柳递来的和尚们要钱的报告，还没看的和看过了的，就把目光去扫那和尚。和尚受不了这目光，挺难为情的。

人越来越多，连楼上楼下各个办公室的人也都闻风来看稀奇。海鸥也来了，一口气挤到和尚面前，看了几眼忍不住发问：“和尚师傅，都说灵山寺的菩萨灵，有求必应，你说句实话，到底真灵还是假灵？”和尚见是女的，就闭上眼，合掌说：“俗话说，心诚则灵。佛门之事也是这个理。”海鸥追问：“怎样才叫心诚呢？”

这时，走廊上有人大声说：“行财股是不是又在分东西了，怎么这热闹？”小柳赶忙迎上去说：“李局长，灵山寺来了位和尚，还有一份报告，想要点钱。大家是头一回遇上这事，不知怎么办好，正商量找你请示呢！”李局长进屋来，小柳从人群中找回那份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摆手：“我眼镜没戴，看不清。”小柳就大声念一遍。

李局长听完后不禁一笑：“这改革还改出鬼来了，连和尚都晓得找财政要钱。庙里养了那么多的和尚、尼姑，怎么不出去化缘？”和尚就解释：“庙里僧尼虽然很多，可真正能出门做事的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因为有病无钱治和老来无依无靠才半路出家投靠佛门。加上周围一带地方，都在搞精神文明，不准人上山进香，功德钱收不了几个。又有初当香客的人，只顾磕头拜佛，不晓得捐钱积功德，显光师父又不准弟子们开口提醒，所以才弄得现在这么个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得已才请政府帮忙。”李局长说：“你大概是庙里的二把手吧？”和尚说：“还没明确，不过这些杂事都归我管。”李局长说：“你这庙里的情况和我这里差不多，我实话对你说，如今县财政连全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哪能顾得上你们这些出家人啰！回去和你们一把手说说，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呵！”

和尚不会软磨硬泡，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收起报告便走。

人都走光了，海鸥便对小柳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灵山寺抽个签怎么样？”小柳正在想怎么回绝，爱红从门外进来了。海鸥一怂恿，爱红就说：“去倒想去，就是不会骑车子，太远了，难走！”边说边把眼睛瞅小柳。海鸥说：“小柳去就行，他可以骑车带你。”爱红说：“人家星期天事多！”小柳连忙说：“去。我早就想去那庙里看看呢！”

爱红浅浅一笑：“昨天我去统战部玩，碰见一个和尚正在那儿打小报告，说庙里当家的显光师父管理不得法，收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搞得庙里经济上一团糟，政治上也很混乱，要统战部派工作组去搞整顿。”说到这里，爱红压低嗓门，“那味道，非常像李局长在县长面前说胡局长。”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很开心，看不出有正在与丈夫或者老婆闹离婚的迹象。笑完，她俩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小柳静下来后，看见半只馒头仍在那儿搁着，刚伸手去拿，爱红急急地跑回来唤他去她办公室。

爱红的文印室窗户开在一条小巷里，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李局长正同和尚说些什么，还给了那和尚些钱。和尚还了他一个揖。“肯定还念了声阿弥陀佛，只是听不见。”小柳又说：“昨天打小报告的是这个和尚吗？”爱红说：“有点像。”又说，“我最讨厌李局长这种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爱红在小柳面前说话，越来越不藏心思，小柳觉得其中藏着什么，但他从不敢细想。

2

星期天早上，小柳破例没有睡懒觉。他昨晚有意看《综艺大观》，等他关了电视机，里屋的床果然让爱人占有了，他便如愿地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天亮后，小柳悄悄地起了床，从食堂里打回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着温。吃完自己那一份后，他就打扮得潇潇洒洒的，站到县城的十字路口上等人。

等待的时候，见不着一个眼熟的，只有进城赶早市的农民在眼里晃来晃去。小柳就去路旁买电烤饼吃，交了五毛钱，拿到一张厚纸片，正在排队，眼前霞光一闪，一个小个子女孩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穿着红大衣、红弹力裤，从马路那头过来了。小柳赶忙喊：“海鸥！海鸥！”海鸥眼角一扫，见了她，忙跳下车，并说：“给我买两个，我还没吃早饭呢！”小柳真的又掏钱，拿到两张厚纸片。

这时，第一锅电烤饼已经熟了，大家都围上去抢。小柳挤拢去迟了些，只抢到一只。他看见对面一个人抢到了两只，就朝那人叫了声：“王厂长！”王厂长反应很快，立即找准了人，“哟，柳股长，你也吃这个？”小柳说：“不只是我，还有海鸥会计也想吃呢。可下手慢了，只抢到一只。”王厂长忙说：“刚好，这两只先给你们，我等下一锅。”小柳也不客气，就用手里的纸片和他换了。王厂长一脸笑容地小声说：“我们厂申请的那笔周转金，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小柳说：“你星期一来看看吧。”王厂长谢过后，重新回到烤炉旁边使劲挤别人。

海鸥咬了一口饼，说：“几毛一个？我给你钱。”小柳说：“算了，昨天拿了你的两只馒头，不是也没给饭菜票！”海鸥说：“我倒忘了。还以为占了你的便宜。”远远地看到爱红款款地走来了。小柳忍不住说：“我总觉得你和爱红的闹不一样。爱红是真闹，你是闹着玩的，小两口过腻了，无事生出是非来。”海鸥说：“我也总觉得你心里偏向爱红，对我只是在应付。”

小柳还没想出话来回答，爱红就到了近前，很好看地一扬眉：“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海鸥说：“说你呢，三四天没回去过夜，昨天回去恐怕是小别胜新婚呢！”好好地，爱红突然阴了脸，说：“他敢碰？我枕头底下搁着小刀！”小柳觉得这话就像发声表明，有说给自己听的意思。海鸥转变也快：“大清早怄什么气。来，吃一只电烤饼，小柳特别为你买的。”爱红接过去吃了两口，脸上逐渐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小柳问：“一只够么，要不要再买一只？上山路顶累人。”爱红说：“我带了干粮。”

吃完电烤饼，爱红和海鸥都将手帕伸到小柳面前。小柳一愣，然后用海鸥的手帕擦右手，用爱红的手帕擦左手，并说：“我这样做很公平吧？”海鸥说：“貌似公平。可左手离心近，右手离心远。”小柳说：“你可错了，我是异心位，心长在右边。不信你摸摸。”海鸥说：“你让爱红摸吧！”说着，一抬腿，骑上车子走了。

小柳推动车子，但不能骑，此处正是上坡。走了一程，到了坡顶，才骑上去，他没作声，爱红就很默契地坐到车子后面。海鸥已将他俩拉下两百米。小柳刚想松开刹车。就听见爱红在耳边说：“让她去，莫追。”隔了一会，爱红在身后忽然问：“你的心的真的长在右边？”小柳说：“没那回事，蒙海鸥的。”

下完陡坡，来到平路上，小柳感到两只手悄然落在自己的腰上，温温柔柔地有一股暖意伴随而来。小柳见路上来往的人渐渐多起来，心里有点怕，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让那手从腰上松开。这样走了两里路，小柳忽然说：“有熟人来了！”后面的爱红迅速松开了手。刚做完这些，一个戴草帽的中年人，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旧永久车，迎面驶过，车后绑着一只大竹笼子，里面装满了公鸡母鸡。小柳叫声：“冯股长！”那人一点反应没有，径直走了。

爱红在后面问：“哪个冯股长？”小柳说：“你来之前，他在我们股里当股长，很有权，人挺正直，水平也不错，还准备让他当副局长。就这样遭到别人的妒忌。冯股长有个相好的女人，大家就捏住这只痛脚使劲整他，最后将他整到林工商公司里去当副经理，以后就每况愈下。”爱红说：“你怕是看错了哦，行财股的股长，再倒霉也不至于去当鸡贩子。”小柳蹬了几圈才回答：“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掌了这么多年的财权，总该有点过硬的关系呀！”

转了一个弯，看到海鸥站在路边。他俩忙下了车。海鸥用手帕扇着风说：“碰见冯股长了吗？就是那个鸡贩子！”小柳说：“鸡贩子倒是看见了一个，可拿不准就是冯股长。”海鸥说：“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骑的还是财政局的那辆车子呢！”小柳说：“海鸥你就爱记仇，那年他把你从行财股撵到农财股，主要是嫌你算盘打得不好，也没别的原因。”海鸥说：“狗屁。反正结婚了，也不怕你们笑。有一回，他要摸我，我不让，还唾了他。”爱红说：“那你当时怎么不揭发出来？”海鸥说：“是我妈不让公开，她说那样做，等于是自己屎尿往自己脸上抹。”

说着话，路旁的坑里有夫妻俩在打架。哭闹吼叫声，听得一清二楚。男的骂：“臭婆娘，老子好不容易挣了几块钱，留着买烟抽，你这缩头乌龟吃了豹子胆，竟偷去供了菩萨！”女人哭：“还不是为你老子去还愿，七老八十的，总也不死，长年累月害病，把这个家都拖垮了。我不去求菩萨，还能求谁呢！”男的骂得更凶：“你这个臭婆娘，今天不去庙里将钱讨回来，我就用刀剐了你。”听到这话，爱红的脸一下子红了，催着快走。海鸥却听上了瘾，非要看个水落石出。小柳见爱红非要走，就说海鸥：“你是想从这女人那里学两招对付男人的办法哦！”海鸥果然中计，说：“他敢这样待我？他爸妈还没生出这样硬气的种来。”说着一推车子，走几步后，就将身子移到座凳上去。

车轮开始滚动在田间小路上，三个人小心翼翼地，不敢多说话了。走了约半个小时，就到了灵山脚下，往上全得靠步行。他们将两辆车子锁在一起，放在一个农户的家门口。车子一响，屋里出来一个女人，说：“车子放在这儿，丢了可别找我扯皮。”小柳忙掏出一块钱递过去，说：“给包烟钱，麻烦你帮忙看一下。”女人立刻高兴起来，让他们将车子搬进屋里放。还教他们，若是去庙里问签，心里先得想好问什么，不然签就不灵。乡下女人的话，他们听了也像没听见，一点不在意。小柳放好车子，抬头看到墙上有奖状写着：奖给双文明户，就朝爱红和海鸥努努嘴。她俩看了一眼，连忙捂着嘴到门外去笑。小柳细看，发现奖状旁边挂着一串避孕套。女主人也发现了，忙解释说：“一定是刚才家里没人，妇联主任送来的。”小柳不好和她多说，忙出门去追爱红和海鸥。

追到半山腰，海鸥累了，不再跑。爱红却还在拼命往上跑，不让小柳追上。小柳欲追，海鸥不让：“别追，她见了那东西，脸红得像熟苹果，连我也不让看。”说过后，又自语道：“也怪，都结婚大半年了，难道还没见过什么是什么吗？红哪门子脸呢？”小柳听了不说话，怔怔地跟在海鸥后面往前走。

3

灵山寺和灵山林场紧挨着，初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单位：就两栋房子，一上一下，分前后排列着。小柳有个高中同学在林场当技术员，他先去林场，问马泰在不在。那人说马场长下山要钱，去了好几天，说是今天回，但不晓得是上午还是下午。小柳听说马泰当了场长，就问是正职还是副职。那人说没有正的，就他一个副场长。小柳就吩咐，说马泰上午若回了，就告诉他，说财政局的柳股长的中午要在他这儿吃饭，一共三个人。出了林场，海鸥问：“马泰若没回，中饭上哪儿去讨？”小柳说：“你白在财政局待这几年，只要财政局的人上门，哪个单位敢不管饭！”爱红不信：“你别想得太美！我带着饼干，不怕中午没吃的。”小柳就伸出小指和她拉钩，打了赌。

出了林场后门就是灵山寺的大雄宝殿。殿门不远处有一只鸡笼，小柳打赌说这鸡肯定不是庙里和尚喂的，而是林场职工喂的。爱红和海鸥都不和他赌。小柳又打赌说，这灵山寺外

面看像个机关单位，一定是文革时建林场将旧庙拆了，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就将林场的办公室归还给庙里。爱红和海鸥仍不和他赌。爱红还说：“是不是想让我将饼干输给你？”

大雄宝殿外面的走廊上，几个和尚正站在太阳里说话，议论去年发大水，今年年景恐怕仍好不了。大家意见很一致，没有争论，说的都是附和补充的话。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和尚，用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字。旁边一个中年和尚拿着一张纸条，嘴里念着：“通知，今天暮时课诵以后，接着开全体大会，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小和尚写完后，两个人又对照纸条检查一遍，见没错，就将小黑板挂在大殿门口靠左边的墙壁上。中年和尚夸奖小和尚说：“慧隐真聪明，要不了几年就可以超过慧明，将来显光师父一定会选你当接班人。”小和尚说：“刘师父太抬举我了，论学问谁也比不了你。”中年和尚说：“我没有受戒，能一辈子享菩萨的福就够了。”小和尚说：“现在连菩萨的福也不好享了，瞧他们光吃饭不做事，难怪慧明师兄要师父撵他们走。他们不走，这庙里的香火，恐怕维持不下去了。”和尚感到有人在偷听，猛地回过头来，见不是庙里的人，脸色才缓和下来。

小柳趁机凑过去问：“请问，有位姓释的师父在吗？”中年和尚说：“庙里的人全都姓释，你找的那位法号叫什么？”小柳一愣：“法号？只晓得他姓释。”叫慧隐的小和尚说：“天下人一入佛门，就都依了释迦牟尼姓释。”海鸥忙插嘴：“那你刚才怎么叫他刘师父？”中年和尚接过话题回答：“我是居士，可以称俗姓。”小柳说：“那我也叫你刘师父好了。”顿了顿，见刘师父没反对，又说：“我们是第一次来贵寺，请刘师父多关照。”刘师父问：“是参观还是拜佛。”小柳说：“她俩拜佛我只参观。”刘师父转身说：“慧隐，你喊一下夏师父，今天该她值班。”慧隐说：“她怕不会听我的。”刘师父说：“我喊也不行，前天做暮时课诵时，她打瞌睡，我在后面推她一把，这几天她一直不理我。她和显光师父是一个坑里的，仗着势哩！”刘师父边说边叹气。慧隐说：“那我就试试看。”小和尚顺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那扇门前，叩了两下，又叫了声夏师父，好半天、一个老尼姑才开门走出来，还挂着一脸的不高兴。

老尼姑在头里进了殿，小柳在身后小声对爱红和海鸥说：“她是个来享仙福的居士。”爱红问：“你怎么晓得？”小柳说：“她头上没烙点子，没受戒。”老尼姑擤了一串鼻涕，随手一甩，正好甩在海鸥的皮鞋上。海鸥挺生气，见门边的经幡垂得很低，就飞快地弯下腰，用经幡将皮鞋揩干净，然后，装着低头看那些写在经幡上的文字。

爱红心里搁着事，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见了蒲团就跪上去。老尼姑忽然用很高的声调说：“点了香再磕头，这么急干什么！”爱红问：“哪里有香？”老尼姑说：“香在这儿。得给钱。”小柳这才想起自己本该先提醒一下她俩，进殿后要先往功德箱里放些钱才行。爱红和海鸥各自摸了一块钱出来，问：“钱给谁？”老尼姑用眼角瞥了一下，大约是觉得给少了，更不高兴，装作没听见。小柳忙上去招呼她们，将钱塞进功德箱里。老尼姑这时又开口说：“要是抽签，还得给五块。”爱红和海鸥一怔，相互看了看，但还是各自往功德箱里塞了五块钱。趁海鸥没注意，爱红忽然问小柳：“你怎么不——”小柳懂了她的意思，很严肃地说：“不管是大庙的菩萨还是小庙的神仙，我都很尊敬，但我从不磕头求他们。”爱红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老尼姑摸摸索索弄了半天，才将各处菩萨面前的香火点燃，然后就一声声地敲着磬，嘴里还不停地诵经。老尼姑点香时吩咐过，待磬敲响了再磕头。磬响时，小柳催他们快磕。爱红和海鸥推让了一番，终于是爱红先磕了。海鸥以为老尼姑还要为她敲一遍磬，谁知老尼姑待爱红磕了三通后，撂下了锤子，跑去张罗签筒。海鸥急忙问：“我的呢？我还没磕呢？”老尼姑半睁半闭的眼睛问了一下说：“地上蒲团多着呢，谁叫你刚才不磕。”海鸥无奈，只得在没有伴奏的条件下，闷闷地碰了三下。

老尼姑连丢了三次卦，要么全是阴卦，要么全是阳卦，反正菩萨是不准这么问。老尼姑问：“你心里想好问什么事没有，怎么老是不准？”爱红说：“还要想呀？怎么想呢？”老尼姑不耐烦了：“你这姑娘，什么也不懂。出嫁没有？出了嫁怎么和男人过日子呢？”爱红一

下子发出很大声音来，说：“我就问今年考武汉大学插班生班的事情，有没有希望！”老尼姑将卦一扔，一阴一阳，准了。爱红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签，是第三十二签，中平。海鸥吸取了爱红的教训，先想好了问自己的前途。只一卦就准了，抽了个第九签，下下。

小柳说：“你两个的签都没抽好！”她俩不懂，他就解释：“你没看到武打片中，英雄落难时，总抽的下下签么！”她俩不信，问老尼姑。老尼姑要她们到隔壁去找慧隐写签文。

慧隐就是那受了戒的小和尚。海鸥见了，像要感化谁似的，甜甜地说：“慧隐小师父，你看我这签抽得如何？”慧隐也不答话，接过签一看，又翻开那本很厚的签文，用毛笔在一张黄纸上抄了四句话：第九签，下下，谋望，命里无时莫强求，何须日夜苦优优，莲花镜里何从见，用尽心思不到头。抄完了递给海鸥，也不说话，又接着抄爱红的，也是四句话：从来名利有天机，谋者虽众得者稀，倘不收心思忍耐，必然失计被人欺。抄完后，任她俩怎么问，慧隐一句话也不说。这时，老尼姑踱进来，见慧隐在收笔砚，就说：“这下下签硬是差些，上个月我外甥媳妇的一只银戒指不见了，跑来抽个下下签，结果，银戒指怎么也找不回来。”慧隐也不答话，低眉落眼走到远处了，才说一句：“夏师父，你别试我，我若和女人说了话，佛祖肯定会听到的。”老尼姑叹气说：“这个慧隐，小小年纪，慧根就是又深又长。从不和女人说一句话。”老尼姑说着话也走了。

侧殿里只剩下小柳、爱红和海鸥。爱红指着海鸥的签文说：“这苦优优的优字错了，应该是苦忧忧或苦悠悠。”小柳说：“可能是有意写成这样的，由忧到优，意义差别太大，解签文的人就有活动余地了。”一直没说话的海鸥，这时开口冒出一句：“这庙里服务质量太差，难怪和尚也会跑到统战部去打小报告。”

小柳见墙上贴着一张什么，就扫了一眼，并趁无人之际，将那张纸撕下来，揣进口袋里。爱红问是什么。他说等会儿再给她们看。正说着，外面有人问：“刘师父，看到财政局的三个同志了吗？”刘师父答：“有三个人，不知是不是财政局的。”

4

小柳他们正待出屋，外面忽然吵了起来。来找小柳他们去吃饭的人，是林场的王会计。王会计一看到挂在殿门旁的小黑板，认出正是林场上个月丢失的。大概是王会计与这几个和尚有些积怨，来往没几句话，双方就吵起来了。和尚人多，王会计吵不赢，就动手抢。和尚虽然人多，都是些年老体弱的，走廊又窄，人多施展不开，王会计一人和他们打了个平手。

小柳有心想帮王会计一把，匆忙中，他喊了一声：“显光师父来了！”和尚们一听，连忙住手站着不动。王会计趁机夹着小黑板，从台阶上跳走了。

和尚们明白上了当，都把眼光对准了小柳他们三个。海鸥有些慌，大声埋怨小柳：“别人的事，你去耍什么聪明！”话里有讨好和尚们的意思。爱红在身后一把拽住小柳的衣服，小声说：“要不，我们到屋里去，把门撑起来，等王会计喊林场的人来救我们出去！”小柳说：“别怕，未必他们还敢开杀戒和色戒不成！”

刘师父带着几个和尚越走越近。突然，背后一声响，一直关着的那扇门开了，小和尚慧隐从屋里出来，正色道：“不得对香客无礼。得罪了香客，我们还能继续在这儿修行吗？”刘师父他们愣了愣，终于软下来。慧隐对小柳说：“你们可以走了。”小柳、爱红和海鸥赶紧穿过人缝，跑到了林场。

王会计已在办公室里摆好了茶和瓜子。见他们来了，就去厨房催菜。

小柳便掏出那张纸念起来：“《十月二日广州空难中出现的奇迹》，作者，安景。震惊中外的十·二广州空难事件中，死伤了一百多人，其中三位幸存者，只有表皮受了一点轻伤……笔者近日访问这三个人，现将其中秘密写在下面：一、三人的基本情况：冯锦标（男）现年三十二岁。家住佛山市石湾忠信路，现任佛山寺佛协秘书。黄昌华（男）现年三十七岁，家住广州市前进街，为人正直，信仰佛教。林婉明（女）现年三十四岁，家住广州市江南西路，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家庭信仰佛教。三人皆受雇于某商业公司，任业务员。二、到南普陀

寺打普佛：三人于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来厦门办事，并买好十月二日回广州的机票。不知怎么他们心里总有一种不祥之兆，便于九月三十日到南普陀寺，由监院德辉法师安排他们在十月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早课随堂普佛。打完普佛后，三人登上寺后的五老峰，眺望大海，埋在心里的不安顿时烟消云散了。”凑在一边看的爱红说：“这个眺望的眺印成了跳。”小柳继续念：“十月二日六时许，他们在厦门机场排队领飞机座位的牌子时，忽然来了一个人插在他們前面，领去了十多张座位牌，而使他们领到九排 ABC 三个座位的牌子……飞机被劫持后……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迫降……机翼撞到了停在机坪上的一架飞机头部……飞机后半部又撞上正在准备起飞的一架上海飞机，一声巨响，厦门——广州的二五一零号班机顿时断成两截，断的部位正好是十、十一排之间，正是插队那人拿走的那些座位……三人跑开几秒钟之后，飞机残骸就爆炸了……后来清理现场时发现，所有东西都已化为灰烬，唯有小冯带的《阿弥陀经白话解》、《竹窗随笔》和星云法师著的《佛光普照》等书，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王会计早就将菜上齐了，等读完才叫他们上座，边吃边说：“这庙里呀，真和尚就只显光师父和他们的两个徒弟慧明和慧隐，别的人都是过去一心只想享共产党的福，如今见共产党改了章程，就又来菩萨面前吃闲饭。”小柳问：“听说这庙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王会计摇摇头说：“那倒未必。显光师父的德行很高，这两年光是国外捐的钱就有十几二十万，原先准备将旧屋扒倒，重盖庙宇，可去年以来就没听见议论了，依我的愚见，这可能是显光师父在用计，让那些假和尚吃不了这苦，自己离开走路。”

门外有人咳了一声，王会计一乍：“马场长回来了！”没待起身，马泰果然就进来了。小柳边握手边和他说了几句打趣的话。马泰坐下来后说：“我上你家去找你，你爱人说不晓得你去哪儿了，一脸的乌云，我怕听见炸雷，赶忙扭头就走。也难怪，你带这么漂亮的女伴出来玩，不发脾气的就不是女人！”海鸥一点不善，也发起攻击说，主人迟到，要罚酒三杯。马泰说：“只要你们能帮我弄到十万元财政周转金，喝三瓶我也豁出去了。”小柳按住马泰：“别逞能，上回见面你还说自己肝功能不正常。你也别喝酒，钱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只要用优惠价卖给我们每人一方杉木就行。”马泰看了王会计一眼。王会计会意地说：“正巧，场里正在处理一批烂杉木，按柴火的价，七分一斤。要的话，过几天派个车给你们送去。”海鸥说：“我不缺柴火。”小柳从桌底下踢了她一脚，她就不做声了。

小柳让马泰将报告拿出来。他只看了一遍，就吩咐马泰过几天派个人去拨款。

酒过三巡，小柳问：“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马泰说：“想办个制药厂。这灵山中草药多得很，制成成药后，价值就要翻上百倍。这一片大山都是林场的，可老百姓百分之大部分都是穷得丁当响。在我的任期内，不给他们带来点好处，问心有愧呀！”小柳说：“你还是那样血气方刚。我可是一点棱角也没有了。”马泰说：“不磨圆棱角，你能在机关里站住脚？”小柳说：“再说钱吧，我多给你五万怎么样。”马泰说：“不怎么样，就十万吧。这年头，十万可能干出二十万的事来，真有二十万，则可能当十万用了。”小柳点点头说：“你若是来当财政局长就好了。”马泰说：“这也难说，如今连和尚也朝你们要钱，这个家很难操持了。”小柳说：“你怎么晓得了？”马泰说：“刚才在路上遇着庙里的慧明和尚，他自己说的。昨天去了，今天又去，却不晓得你们星期天放假。”小柳说：“这些和尚也真有意思。”马泰说：“是有意思。去年年底抓计划生育，我让人在庙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山区人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和尚们不让写，要写只能写少生孩子多拜佛。扯了半天皮，还是显光师父发下话，说栽树与拜佛是殊途同归，要和和尚们别再闹。我从那时想到现在，也没悟出如何殊途同归。”小柳说：“我也想不出来，我们没有慧根。”

这时，有人进来在马泰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小柳听马泰说：“让他再等一会儿。”马泰回头接着说：“我觉得显光师父很像一个人。”小柳问：“谁？”马泰用手指蘸了点汤，在桌上先写一个又字，再加上一个右耳旁。小柳见了大笑。爱红、海鸥伸伸脖子，看清后也笑了。

吃罢饭，马泰告诉小柳，庙里的慧明和尚在隔壁屋里等他。

小柳过去，见果然是昨天上财政局要钱的那个和尚。慧明见小柳他们进来，弯腰作了一个揖，再叫：“柳股长，实在对不起，不知你要来小庙，没有安排好，请你多包涵。”小柳说：“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只苦了她两个，一片诚心来拜佛，却差点郁成心病。”爱红和海鸥一齐愤愤地说：“特别是那个老尼姑，太不像话了！”慧明忙赔不是：“几位若不计较，我就亲自给你们打一堂佛。”小柳望望门口的太阳，说：“只怕天色太晚了。”慧明说：“晚了不要紧，就在寺里吃桌斋席再回去。”马泰一旁插嘴：“灵山寺的斋席可是大名鼎鼎的，平常的人想吃都吃不上呢！”慧明说：“马场长再帮我留留客，斋席就请你作陪。”马泰说：“柳股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吃了斋席再走。天黑不怕，我叫林场的汽车送你们回去。”小柳看看爱红，发现爱红正在看他，眼里的意思仿佛是让他答应留下。小柳于是点头同意了。

慧明起身先去，说是准备一下，等会儿来请他们去打堂佛。慧明走了几步，小柳将他喊住，递给他一张纸：“这是刚才我从庙里墙上摘下来的，还给你！”慧明说：“怪不得刚才刘师父不肯为你们办斋席，说你们偷寺里的东西，还告到显光师父那里去了。”小柳说：“那你是不是有难处？有难处我们现在就可以走！”慧明忙说：“哪里哪里！显光师父洞察秋毫呢，他叫刘师父一切听我的安排。”

慧明走后大约半个小时，两个小尼姑来请他们过去。开始，小柳还以为是两个小和尚，是爱红悄悄告诉他的。仔细一看，那手那脖子和那胸脯，果然是只有女的才有。马泰说：“我也去。我离得这近，却从未见过真佛！也去开开眼界。”

一进殿门，那钟磬和木鱼就一齐响了，四周香烟缭绕，两排僧尼分立，将佛经念得嗡嗡作响，肃穆神圣极了。小柳、爱红、海鸥和马泰，无不是身不由己的样子，一下子就匍到蒲团上去了。

接下来是抽签。这次是在后殿的一间净室里，由慧明、慧隐两个亲自打卦问签。他们四个却是一个个分别进去。慧明说：“这问卦，实际上相当于洋教里的忏悔，除了佛前弟子之外，是不能有别人在场的。”海鸥先进去，才几分钟就出来了，一脸的兴高采烈，双手按着爱红的肩膀蹦了三下，同时叫了三次：“上上签！上上签！上上签！”爱红问：“你问的什么？”海鸥说：“前途呗！”第二个是爱红，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出来。出来时，很忧伤地说：“我也是上上签！”海鸥说：“你是问婚姻——我晓得！”爱红几乎哭了出来。“他们说我俩会白头偕老！”小柳见爱红这个模样，也不和马泰谦让，一头钻进净室里去了。

慧明说：“你先想好问什么，再静思一阵，然后再抽签。”小柳说：“我什么也不问，我不想抽签。”慧明说：“那我给你看看面相和手相。”小柳说：“我也不想看相。”慧明一愣，隔一阵才说：“那你就静坐一会儿，我给你念一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小柳没有作声，慧明示意慧隐，两人一齐朗诵起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小柳猛地站起来，说声多谢了，就自己开门往外走。

海鸥急切地问：“么样，你问的么样？”小柳眼睛一转说：“我问什么时候能实现精神文明！”他这话让爱红在嘴角上笑了一下。

只剩下马泰一个人了。马泰拿不定主意进去问什么签。小柳出个主意，让他就问林场的前途如何。马泰露出一丝苦笑：“也罢，场兴我荣，场衰我耻，林场的前途也就是我的前途。”言毕就推门进去了。

功夫不大，慧隐出来，请大家都进去休息。马泰见大家进来就笑着说：“慧明和慧隐都算定林场三日之内，必进一笔意外之财。”小柳也笑：“如今的和尚也精了，见你中午请我们吃饭，就晓得我会给你们弄一笔钱来。”马泰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慧隐说，这笔钱不算财，不用还的钱才叫财。我这穷单位，谁会给了钱不让还呢？”

说时，慧隐捧来一叠佛门书籍，慧明让大家一人挑一本，拿去作个纪念。小柳挑了一本《暮时课诵》，爱红挑了一本《朝时课诵》。小柳将《暮时课诵》翻个个儿，想看看封底，发现封底印着《朝时课诵》几个字，原来他俩选的是同一本书。海鸥和马泰也各选了一本。

说了一会儿话，小柳提出要见见显光师父，慧明面上露出难色，用眼睛直瞪慧隐。慧隐装作没注意，只顾埋头整理那些书。慧明只好向小柳解释：“显光师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外人一概不见，就连我和慧隐也不能轻易去打扰师父。”马泰也说：“我在林场干了七八年，见到显光师父也就七八次！”小柳说：“那年准备给和尚尼姑定行政级别时，显光师父定的是什么级别？”慧明说：“怪我无能，只给师父争了个副县级！”爱红、海鸥听了，一旁直吐舌头。慧明继续说：“幸亏这事没搞成，不然真是愧对师父。”小柳想起一个问题：“怎么不让显光师父当县政协副主席呢？”慧明说：“师父今年快九十岁了，早超了龄。我们倒没超龄，可道行不深，没有威信。”小柳说：“依我看，庙里的事，实际是你当家。”慧明慌忙说：“我可没这大本事，都是在听师父吩咐。”慧明神色紧张地看着慧隐。

慧隐不动声色，拿起多余的书往外走，转眼间，他也神色紧张地跑回来：“师兄，不好，有闹事的人来了！”

6

走到殿前，一个中年男人，正拖着一个女人，在台阶上挣扎。那女人嘴里苦苦叫着：“大慈大悲的菩萨，快救我一命吧！”几个和尚，尼姑拦呀挡呀都无益，那男人力大如牛，一膀子就甩开了，三步两步闯进殿门。男人喘了口气，吼道：“死婆娘，你把钱给哪个菩萨了？快指给我看！”

小柳身后的马泰这时叫起来：“高大全，你这是干什么？”叫高大全的男人一怔：“是马场长你呀，这死堂客瞒着我来庙里烧香，将我攒的一点钱全都给了泥巴菩萨！”马泰说：“你放开他，有话好说嘛。去年你还表态说争取三年内入党，这个样子能行？”高大全说：“那是被你的批评批晕了，瞎说一通。不过场里规定，要精神文明，不准求神拜佛迷信这一点，我可是没违犯。只有这个死婆娘，不听话，总是偷偷摸摸地往庙里钻。骂也骂过，打也打过，都无益，今天非要出出她的丑，把香火钱要回去，看她以后还有没有脸再来。”马泰说：“我给她讨个保，再不犯，你放了她，行不？”高大全说：“这是我自家的事，你场长的权力无效！”马泰生气地说：“看你以后还找不找我！”说着就走开了。

到了旁边，马泰对小柳他们说：“这人是二百五，场里的这条规定是偷着定的，让庙里和尚尼姑晓得了，日后怎么能和平共处？”小柳说：“这又不是政治局文件，保不了密，庙里早晚会晓得的。”小柳对马泰讲了昨天慧明在财政局讲过的话。马泰见和尚并不怎么恼怒，才放下心来。

爱红和海鸥这时记起，这就是早晨在路边垅里吵嘴的那对夫妻。

慧明对那对夫妻说：“你们吵架到外面去，别在殿里惊动各位菩萨。”高大全说：“我偏要看看菩萨到底是怎样发慈悲的。”说着就踢了女人一脚。女人忍着痛，没有哭。他又踢了一脚，女人仍不哭。高大全的火气也蹿了上来：“死婆娘，你对菩萨还真有感情啦，怕惊了他们的好梦——你哭不哭？”他一下比一下凶狠地连踢了三脚。女人被踢翻了，爬起来时，顺势在蒲团上磕了三下头。高大全一跳几尺高，走上去按着女人的头，拼命地往地上撞。撞一下，说一声：“你哭不哭？今天非要你在菩萨面前哭个够！”女人不做声，任男人打骂，一得空，就赶忙向菩萨磕头作揖。

高大全见女人忍得住痛，就改了主意，一把扭过女人，想让女人磕反头，将屁股对着菩萨。女人对这一点非常清醒，只要是对错了方向，她就不下跪，抗不过男人的蛮力时，宁肯直着身子摔在地上。折腾几下，未能如愿，高大全这时说：“我人打累了，手打痛了。懒得再打了。”大家听了这话，正欲松口气，以为这事该了结时，高大全走到香案上，拔出一把燃着的香，放到嘴边吹了吹，等露出明火，就抽了一支按到女人的手上。一股青烟咝地一声

蹿出老高，女人全身哆嗦起来。

小柳心头一紧，同时感到自己的手被人攥住了，低头一看，是爱红。爱红的手变成了青紫色，眼睛里，许多泪花在打着转。小柳轻轻说：“别这样，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爱红仍不松手，说：“我怕。像是他在打我。快叫他住手。”小柳抬头寻找马泰，找了几圈不见人。

小柳只好对慧明说：“这女人捐了多少功德钱？你们退给她算了。”慧明说：“功德箱是显光师父锁的，我们打不开。”隔了一会，他悄悄地说：“要不你和慧隐说说，看他能不能去给师父汇报一声。”末了又补一句，“别说是我的主意！”小柳便开始找慧隐，却总也找不见。问刘师父和夏师父，都说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问海鸥，海鸥说：“刚刚还在这儿念经呢！这么多的和尚尼姑，都在看热闹，就他一个人还能念得了经！”

小柳正打算让爱红松开手，自己到别处找一找，忽听见殿后面传来一声：“阿弥陀佛！”声音虽低，但强烈得很，像空山中的回声，一下子就透进心里。和尚、尼姑听了，立即低头垂手，合起掌，跟着念了声阿弥陀佛。地上的女人，不顾香火的灼痛，爬到蒲团上一个连一个地磕着长头。

殿后转出一个和尚来，看模样不过五六十岁，慧隐一脸专注地跟在身后。

小柳正猜这人是谁，那和尚走到功德箱前，朝慧隐一挥手。慧隐马上用手中的一把钥匙，将铁锁打开，现出小半箱钱来。那和尚对高大全说：“都拿去吧！”高大全尚未反应过来。刘师父说：“菩萨开恩，发了慈悲，叫你把自己的钱拿去。”慧隐在一旁说：“刘师父，你错了。这位施主，你将这些钱全拿去吧，如果不是家里已到山穷水尽，你也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家人，是不是？”高大全忙说：“是的，是的，小民谢菩萨开恩。”一惊一喜的他，顾不上廉耻，脱下裤子，将功德箱内的钱一骨碌地装了进去。

那些没受戒的和尚、尼姑一看，急了，一齐拥到那和尚面前，唧唧喳喳地说，寺里一日两碗粥，这么多的钱却轻易给了一个不信佛的人，让大家看了心寒。那和尚也不作声，轻轻拂开众僧，走到那女人面前，以手加顶，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了好大一通。之后又说了一声起，那女人就真的站了起来，一脸的顺畅之色，完全不似刚刚挨过毒打之人。那和尚说：“女菩萨，我已注意你好久了，你不该待在凡俗之人当中，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举荐你去汉口归元寺受戒。”女人听了一口回绝：“法师好意我心领了，可我实在舍不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和尚叹了一口气：“本该是佛门中人却不入佛门，不该是佛门中人却赖在佛门。”说罢，径直往后殿去了。

小柳见那和尚人影不见，问慧明：“他是显光师父吗？怎么这样年轻？”慧明不作回答，只顾喃喃自语：“显光师父往外一站，我就觉得自己连草芥都不如。”

高大全前脚出殿，那女人后脚就跟了上去。海鸥冲她叫：“别理那牛东西，和他离婚！”那女人回头望了一眼，没说什么，依然去撵在前头的男人。

爱红忧伤地说：“妇女越解放命就越苦。”

小柳装作没听见。

第二章 暮时课诵（二）

7

等到斋饭斋菜全部搬上桌子，大家心情才好转起来。马泰直叫嚷：“庙里厨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可真没想到！”海鸥和爱红则小声嘀咕：“不是说和尚吃素，怎么鸡鸭鱼肉全有？”作陪的慧明不解释，只是一个劲地叫他们先将每样菜都尝尝。大家一尝，才发现所有的鸡鸭鱼肉全是假的，是用面粉掺上其他素菜做的。

小柳连连称奇。慧明又给他们敬酒。海鸥以为酒是假的，是白开水，端起来正要喝，却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便叫“怎么庙里能喝酒了？”慧明说：“尝尝！先尝尝！”一尝才晓得不是酒。问时，慧明笑而不答。小柳佯作生气，说不知真情，就罢吃罢喝。慧明只好说明，这是后山上一种竹子里面的水。马泰问是哪一种竹子，慧明无论如何也不肯说。

吃到一半时，小柳说：“其实，你们这种手艺，完全可以到城里去办个斋菜馆，肯定可以赚大钱！”慧明说：“我和师父讲过，师父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是不表态。”小柳说：“也许是庙里经济状况还没到必须走那一步棋的时候！”慧明说：“台前台后的杂事虽然归我管，庙里的真实家底只有师父和慧隐晓得。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不瞒你说，存米只够吃几天了。我说的几天，是只能煮粥，不能煮饭。”海鸥问：“你这桌斋菜是怎么做的？”慧明说：“师父点了头呗。师父点了头，只要不犯戒律，厨师什么都能变出来。”马泰问：“那是不是也给显光师父开了小灶？”慧明说：“那倒没有。开不开小灶，对于师父都无所谓，他可以辟谷，只要一开始辟谷，就可以一连十几二十天，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不喝，人照样精神抖擞。”小柳说：“你手上没有财权，怎么管事？”慧明说：“没有办法，只好一天到晚撵大家出去化缘，弄得全庙的人都埋怨我。没办法，才听了林场王会计的话，到你们财政局去要钱。”

听到这话，小柳忙岔开话题，问慧明的身世。马泰不待慧明开口又将话题扯回来：“柳股长，咱们同学一场，想你不会怪我说真话。我和慧明作邻居不是一年半载，他的德行在庙里不是数一实实在在是数二。你们今天这种待遇，就连前年省政协的一个副主席来，也没享受到。说穿了，慧明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他是为了解燃眉之急，才这样做的。他不忍心看到庙里的香火在自己手里熄了。他要的数字也不大，五千元，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钱数。我帮他一把，也等于帮我一把。林场小卖部每年收入两万多，全靠的香客。不然，这大山顶上，鬼才来买东西。”马泰说了一大通才停下来。一直不吭气的爱红也开口说：“这个忙你帮得了。你就帮他一把吧！”

见海鸥也要说，小柳笑了：“海鸥你别说，我晓得慧明帮忙抽了一个好签，所以你要帮他说话。五千元并不算多，难的是找个合适的理由。那个报告肯定不行。现在好多单位连工资都难发出去，还能顾得上庙里的和尚？这个口子一开，说不定大家都会涌到庙里去吃现成饭。”

慧明想了几个理由，如修庙、塑像、修路，接待省佛教协会领导，筹办授法大会等，都被小柳一口否定了。直到吃完斋席，还没想出个合适的理由。

撤了席，喝茶时，小柳忽然问：“庙里有舍利子没有？”慧明摇头说：“若有舍利子，灵山寺就成圣地了！”小柳问：“有没有办法得到？”慧明欲言又止，禁不住小柳再三催逼，才说：“依显光师父的德行，圆寂之后，大概可以得到几颗舍利子。”小柳一拍大腿：“就这理由，你马上去写一个报告，就说防止显光师父圆寂后，舍利子遗失或流失，必须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如建玉石塔、黄金盘、特种薪柴等，故须财政拨款五千元，自筹三万元。这样的报告才能有效。说别的人都不清楚，但大家都晓得舍利子是千年难得的宝贝，你这一写，局

长不重视才怪！”慧明却犹豫起来：“这样写，师父晓得了会怪罪的！”小柳说：“你找张白纸盖上庙里的印，我帮你写。不过，我有言在先，日后显光师父圆寂，炼舍利子时，我们四个可都得来看看！”慧明说：“这好说。”

这时，天刚黑，庙里的钟声响了。慧明说该做功课了。小柳说反正有车送，干脆看了暮时课诵再回去。

8

大钟一响，和尚们一齐唱道：“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金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

马泰准备汽车去了。剩下小柳他们三个，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不做声地观看，前面用一大块善男信女送的红布匾掩饰着。这是慧明特别安排的，主要是怕显光师父出来检查时发现了。但爱红仍忍不住对小柳说：“来了一整天，现在这庙才像是座庙。”正说话时，那边墙角有一阵小小骚动。

昏黄的烛光下，姓夏的老尼姑被两个年轻和尚撵出殿门。老尼姑一路低声哭泣着，嘴里数落：“庙里不要我，我这一把老骨头上哪儿去哟！”隔了一会儿，殿门外传来一阵人声：“夏师父，这点钱显光师父让你拿去好好安个家。”小柳他们听见这是慧隐的声音。

灯光下，还看见有个人在众僧后面一晃不见了。小柳觉得那人应该是显光师父。

由于要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钟磬铃和木鱼的节奏比往日快些，功课也结束得早些。念完《祝伽蓝》后，和尚们转身向上，顶礼站了起来。引磬响了最后一声，和尚们都向殿外走。

慧明这时叫了声：“五分钟后，回殿里开会学习！”等人都走了，他才叫小柳他们出来。小柳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把夏师父赶走了？”慧明说：“显光师父来时，她还在打瞌睡。这种事以往也有，可师父他近段不知怎么的，只要谁出一点差错，就将谁撵出山门。”爱红说：“我看你师父肯定心里在筹划什么大动作。”小柳显得更关切地问：“你怎么晓得？”爱红说：“凭女人的直觉。”

这时马泰来说车准备好了。海鸥兴趣不减，非要看看和尚们怎么开会。小柳无法，只好要慧明通融一下，先开会，后学文件。慧明说这个不难，因为显光师父是不参加这种会的。

和尚们再次集中到一起，等慧明一宣布开会，刘师父就带头发难。主要是给显光师父提意见，说了一大堆，有说他不关心别人疾苦；有说他处分人太狠，一点后路也不留；有说他光会修行不会当领导……

见庙里开会和局里开会是一样的情景，海鸥顿时兴趣索然，连连说：“走吧！走吧！”于是慧明就出来送。小柳不解地问：“大家这么说显光师父的坏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怎么办？”慧明说：“显光师父最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没人敢去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自己又从来不听会，所以大家才这么放肆。”慧明又说：“意见只是意见，谁又奈何得了显光师父呢！”

临别时，小柳吩咐，要慧明过几天邀王会计一起去拨款。

林场只有一部旧解放。驾驶室怎么也挤不下他们三个。小柳就要站到车厢去。海鸥钻进驾驶室，爱红也进去了。汽车刚一发动，爱红忽然说她怕汽油味，要到车厢里去。小柳不能扔下爱红一个人在车厢里，只好让驾驶室空一个位子。

爱红靠在车厢的左边，小柳靠在车厢的右边。下山路，汽车虽然带着刹车，依然很快，三月的风很凉，小柳感到风直往脖子里灌，身上在一层层地起鸡皮疙瘩。正在畏冷，汽车猛地拐了一个弯，小柳没注意，一下子被甩到车厢的左边，差一点扑到爱红的怀里。

海鸥听到动静，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问：“怎么啦？小心别出事。”小柳回答：“好险，就差一点点！”待海鸥缩回头去，爱红问他：“你说什么只差一点点？”小柳不作回答，隔了一阵才问别的：“你凭什么说显光师父要搞大动作？”爱红说：“庙里这种情况，不变变行吗？”小柳说：“到处都在变，也不知几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爱红说：“若是能取消户籍制就

好了，那时，我就一个人跑得远远的，完全不用闹离婚闹得头破血流。”小柳想了想才说：“那时，我也说不定会学你跑得远远的。”

小柳感到有只手正在车厢边沿，一点点地挪向自己的手，他有点怕，正不知怎么办，车停了。海鸥喊他下去搬自行车。

自行车搬上车厢后，海鸥也爬进车厢，一边爬一边说：“今晚的月亮还真有点诗意呢！”

9

星期一上班，小柳从抽屉里拿出棉织厂的那份报告，将上面批的二十万改成十万。然后又将林场的报告上写了“经研究决定，拨给财政周转金十万元”等一行字，并盖上行财股的大印。办完这些事，他才开始一如既往地扫走廊。一边扫一边和上班的同事打招呼。爱红上班时，只看了他一眼。他说：“上班啦？”爱红没有理他。他想，这一定是在责怪自己昨晚不该胆怯。

正在猜测，李局长提着一只黑皮包进楼来了。小柳见李局长脸上气色很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灵山寺要钱的报告，尾随而去。

李局长刚坐下，小柳就进来了。两人相对一笑，小柳赶忙给李局长杯子里沏上茶。沏完茶，小柳并不着急办正事，而是说：“李局长，你晓得吃素的和尚，为什么不吃葱蒜韭菜和红苋菜吗？”李局长说：“那天，那和尚走后，我就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呢！”小柳说：“我昨天专门为这事去了一趟灵山寺，总算问了个清楚明白。”

李局长一催，小柳就说开了：“从前，有个梁武帝，他不愿当皇帝，脱掉龙袍，拜在智功师父门下做了和尚。西宫娘娘极不情愿，就想破梁武帝的道行。一天，她派人给梁武帝送来一双僧鞋和一顶僧帽。智功师父见了，接过僧帽扔在地上用脚踩，却把僧鞋供在香案上。梁武帝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敬帽子而敬鞋。智功师父就叫他拆了鞋帽细看。一拆才发现，僧帽是用女人的亵衣做的，僧鞋是用经书填起来的。隔了一阵，西宫娘娘听说梁武帝要宫中厨师做些素包子送去，就又想出了个主意，让人杀了条狗，做成狗肉包子。包子送去时，智功师父二话没说，一个人将一笼包子全吃了。吃完之后，一只黄狗从他袖子里跑了出来。智功师父看见西宫娘娘埋狗头的地方长出了葱，埋狗脚的地方长出了蒜，埋狗皮的地方长出了韭菜，狗血泼在苋菜地里，苋菜就变红了。所以，后来和尚的素菜里就少了这四样。”

李局长呷了一口茶，想一想后连声说，有点像。

小柳趁机将庙里的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听说是为了保护舍利子，就提笔签了“同意拨款五千元”几个字。还一再叮嘱，要小柳对这件事要进行定期追踪检查。

小柳收了报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棉织厂王厂长已等候多时了。小柳从抽屉里拿出他们厂的报告递过去，说：“批了。拿这个去拨款吧！”王厂长一看就说：“不是说二十万，怎么只有十万？”小柳说：“嫌少，那就等下一批吧！”王厂长忙说：“我只是问问，谢谢你，柳股长！”小柳说：“我还没谢你昨天的电烤饼呢！”王厂长说：“屁，改日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王厂长刚走，爱红就进来了。她将一包威化饼干扔在小柳桌上，说：“昨天输给你的饼干，你没工夫吃，留到今天吃味道就变了。”小柳晓得爱红不爱吃甜食，威化饼干很甜，显然是为他准备的。小柳拆开饼干袋，一口吃了两块，说了一句戏言：“好事成双嘛！”爱红嗯了一声：“你的胆只有芝麻大！”小柳叹口气说：“谁叫我们当初谈恋爱时，老打瞌睡，选错了目标呢！”爱红说：“你不想再选一次吗？”小柳说：“若是再选错了呢？”爱红生气了，扭头就走，走到门口才回头说了一句：“除非你瞎了眼！”小柳晓得自己说错话了，想解释，可爱红已经走了。

星期二、三、四，林场和灵山寺都没有人来。星期五中午下班时，慧明才来。小柳说：“若不怕不干净，跟我上食堂吃饭，下午再办事。”慧明说：“那钱寺里和林场都不要了。”小柳很奇怪：“怎么变卦了呢？”慧明说：“显光师父真的来了个大动作，他将刘师父等人全撵走了，没受戒的人中，只留下三个聪明肯干的。师父说寺庙也不是清闲享福之地，只要他